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三五號

據民國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影印

河北省

涿

縣

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85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三五號

據民國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影印

河北省

涿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584

藏書

152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涿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六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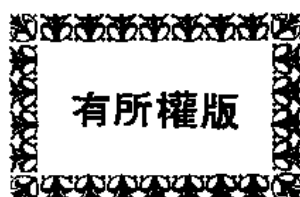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負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翟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涿縣志

邑人周存培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七月十五日印

重修涿縣志序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大義通例具體而微而已大而天地經緯星躔分野小而山川人物政事民風咸列簡編以傳後世而資觀感攷古籍類如邊防都邑之略郡國利病諸著皆私家史輿之專書也而華陽元和兩志尤開縣志先型顧一州郡之史事所關於民族遞嬗國家興替者至重且大洵爲一代學士大夫之責而不可忽者也民國十九年冬予奉檄爲涿長視事之初將欲求施政之由徵覽舊志始知絕而未續者六十餘年茲事之久廢也深堪惜焉夫涿有關於吾民族也由來遠矣溯黃帝之始基也率吾華族自西東漸葦路藍縷以啟山林誅蚩尤於涿鹿之野驅除異類安宅中土至今涿之西郭蓋有蚩尤塚云迨至虞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涿仍堯建爲幽首府東迄遼水西起太行醫巫閭山實爲幽鎮延廣二千餘里皆幽地也降及漢季復於幽之東鄙置立菟樂浪諸郡樂浪東暨當今朝鮮平壤故城去秋夷禍卒作度劉我東省妄言遼地非華本土若非典籍可徵將何以明其詐質其

枉哉輿史舊志其有關於吾圉也如此且涿人文特盛自古迄今不衰其姓氏傳紀固已備詳志中不復具載而尤以劉琨祖逖二人乘板蕩之秋奮鷹揚之志抵挫異族爲炎胄爭光地靈人傑信其然也然則修涿志於夷寇侵陵國步艱難之際其意義不更大乎況涿志輟廢六十餘年其間外侮紛乘視往代爲鉅災祲喪亂變法更張亦較古昔爲繁其盛者革四千年專制殘局開二十年共和新軌易科舉爲學校習武事衣胡服四裔文化互通萬國車書異制自頃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三民主義爲國大經革故鼎新咸關將來資鑑且也涿地迭經兵燹圖籍散亡掌故舊聞端資故老傳述私人紀載當此耆宿健在工史例能文章續修涿志可謂得其時宜其人矣初議甫決遂先聘名宿士紳張摘辰周葆生蕭佑卿陳濟生高琴堂吳伯彝諸子主董其事縣黨部及各機關首長咸熱心贊茲盛舉而邑之文士且盡與焉富室搢紳亦慨助膏火紙筆之資分類執事閱兩月而規模麤具適

省府通令各縣修志限期上報將爲省志張本遂一舉而兩益備焉按涿志以故州

牧吳山鳳所修本爲善後曾一續祇增益吳志之條目而已今茲所修仍本吳志取材凡其不合時制及舊無建置者分別而增刪之值國難期內而志成閱時一年又半後予解組已三月矣繼任者遼陽馮君繼唐親觀其成完茲大業涿人士以予曾與從事特於付梓之日函予索叙予不學無文爰述其實還以報之是日也東望遼天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緬懷先民不禁感慨係之矣是爲叙

大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閏陽宋大章叙於燕京寓廬

序二

縣之有志所以記自然之現象人事之沿革與夫文化之或興或替陳述既往而昭示來茲者也所包容者既廣則叙述之法爲要於是乎修志者咸致意於體例之得失焉清之盛時陸稼書先生爲靈壽縣志取例極嚴樹體最正厥後之修志者率多宗之蓋當時推崇聖治維護先師醇然儒家之言思無悖聖賢著書之旨斯爲得已今我國家外受強鄰之侵內多政變之擾昔日閉關自足之勢不能復守人民之生計社會之事業無不爲此界橫流所掃宕故物幾難保守國步益以艱難有志之士遂取中外物質精神諸文明比較之而判得失別去留用以謀復興策強盛夫國之基在縣所以爲國富強之資者須一一於縣樹其基教育必求其普及實業必使其振興建設之次第實施治安之確切保障均應講求於一縣之中然後推之全國而著者也果能百務循序而進使人民生計無不充社會事業無不舉則一縣之內土地闢而利澤溥矣工商櫛而民生裕矣民智增而文化日高人皆安居樂業夫然後

統一縣之事物計其得失榮衰之蹟以及經營締造之人於事觀其消長之因於人察其成敗之數筆之於書以爲致力之準斯名縣志體例固不侔也而爲用豈不大哉尙何有於泥守舊日體例填砌以成篇章者也舜生始觀涿政半載而重修涿縣縣志以脫稿聞感夫編輯者之賢勞採訪者之周密以及資助者之熱心公益歷二年之久始斐然蔚然成書凡八編於是知此邦人士對於人民生計社會事業必能羣策羣力共觀厥成今欲相與致力所以躋一縣於富强之域者當無慮夫寡助矣式宣我懷殿於篇末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遼陽馮舜生序

序三

綜覽古今中外文獻典籍凡成一帙每歷相當時期始行於世蓋不有倡其先者無以集於中不有善其後者無以觀厥成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也邑乘雖小而關於地方文化進步政治沿革經濟發展人物盛衰又豈可例外視之哉矧經六十餘年之陳述一旦欲重修而續之則斷非率爾操觚所能藏事維善來宰涿邑下車伊始詢悉縣志編纂委員會由前任宋君寰文倡立於前馮君繼唐踵行於後聘請地方紳耆從事修纂歷時兩年初稿始脫斐然可觀但因於印資未遽付梓當即竭力籌劃以期有成嗣由黨政各機關領袖鑒於時日得以寬假遂約請士紳及專門學者分任審查加以整理畧者詳之闕者補之又越一載分輯八編舉凡輿圖標識經緯度數經濟狀況水利溝渠以及古蹟金石文字繪畫之影印一一搜羅而增益之準今酌古精益求精實打破歷史上舊紀錄而開縣志之新紀元也至縣屬三坡又復迭加採訪釐訂專編巨細兼收猶爲詳盡計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經過相當

時期而事猶擱淺善後之責尙容有旁貸乎茲將再稿付諸棗梨成寔文欲成之志竟繼唐未竟之功此志告成得與古今中外文獻典籍相輝映匪獨於湯有光即參加編纂採訪籌辦審查校印諸君不亦榮幸而愉快乎姑誌始末弁諸卷首俾披覽斯志者知此舉良非易易希有以鑒諒焉云爾乙亥夏臨溟孫維善序於河北涿縣政府